



安娜·努古

雷馬斯·路加著

新文藝出版社

8500

10

雷馬斯·路加

安娜·努古

湯永寬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五·上海

內 容 提 要

這是羅馬尼亞當代優秀的青年作家雷馬斯·路加的第一部中篇小說。

作者在這部小說裏描寫一個羅馬尼亞普通農婦、勞動青年聯盟的盟員——安娜·努古，被黨和政府委派為一個山村的文化館女館長後，在黨和勞動青年聯盟以及積極的青年農民的支持和協助之下，爲了提高勞動農民的思想和文化水平，怎樣積極奮鬥的故事。

作者以洋溢的熱情和鮮明活潑的筆觸創造了羅馬尼亞新農村婦女的典型，同時通過這個故事，生動而具體地闡明了這樣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主題：即工人階級的政黨在取得了政權以後，爲了領導並吸引廣大農民羣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必須掀起一次史無前例的深刻而廣泛的文化革命。

Remus Luca
Ana Nucu

根據 Rumanian Review NO.3—4, 1954 年英譯本譯出

安 娜 努 古

雷馬斯·路加著

湯 永 寬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大東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891

開本 850×1168 紙 1/32 印張 8 7/8 字數 205,000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0,100 定價 (6) 0.96 元

現在安娜獨自留在這間空屋子的中央。一陣深秋的疾風簌簌地吹打着大木門，發出一種淒厲的尖聲。雨點和冷氣毫無阻擋地穿過沒有玻璃的窗子傾瀉進來。這個女人把她的褐色羊毛披巾裏一裹緊，打着寒戰。她那對好像吃驚地睜大着的眼睛，一忽兒溜到那早已抽去了地板的地面，一忽兒溜到屋子角落的垃圾堆上，一忽兒又轉到剝落的牆上和天花板的裂縫上，一陣突然襲來的低泣震撼着她的全身。她覺得這間大屋子對於她是一種恥辱。

她好像剛從夢裏醒來。她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節日的喧鬧的聲音還在她的耳朵裏縈繞着；鼓掌聲，從特爾古—摩勒斯來的代表的鼓勵的低語，小學生們的唱歌聲。她還能感覺到鄉黨支部書記伊昂·西庫的有力的握手。

「你不用害怕，」他含着溫暖的親切的微笑說。「我們就在這兒，沒多遠，隨時都可以幫你的忙，只要你不洩氣。」

她又戰慄起來，裹緊了披巾。她覺得那本登記簿沉甸甸的，就像是從前教堂裏的教友登記簿。那樣又大又重，這是代表給她的，並且還對她說過：

「這是給你寫工作計劃，籌備節日和登記讀者姓名用的……」

「節日……讀者姓名……」她哭喊着，想竭力忍住胸口起伏的抽噎，因此心口感到一陣刺痛，她彷彿悶得喘不過氣來似的。

人們曾經從四面八方向她湧來，同她說話，向她閃耀過喜洋洋的笑顏。甚至於女教師賽拉費瑪·馬萊小姐，那麼一個舉止優雅的人，也嘻開了嘴唇，露出了一種善意的同情的微笑。

那時候，只有彼得里亞·努古，她的丈夫，一聲不響地坐在一張長櫈邊上，緊鎖着眉頭，眼睛露出惡狠狠的神氣。

可是他們一跨進這間久已荒廢的屋子以後，他們的熱情就冷下來了！從特爾古·摩勒斯來的代表在屋子中央立定下來，露出一付吃驚的臉色，對卡辟尼斯臨時委員會主席伊渥昂·帕普哼了一聲。然而，伊渥昂·帕普既沒有看見也沒有聽見什麼，他正忙於察看四周的牆壁，一面咕嚕着說：「該死的……他們怎麼把這兒搞得這麼糟糕！」至於伊昂·西庫呢，他把帽子拉到眼睛上，搔着後腦勺子，一句話也不說。

「喂，主席同志，這可不太像您告訴我們那樣的漂亮呀……」

「我敢發誓，指導員同志，我從來沒有想到……但是事情就是這樣……有時候事情會發生得出於我們意料之外……」

「現在你可跑不出去了，」伊昂·西庫插嘴說。

「文化館現在已經是成立起來了，這就是文化館的屋子，不論是好是壞，就得安排起來。」

「是呀，文化館已經是……」

「這兒要做的事情還多着呢，」指導員嘆了口氣說。

安娜·努古恐懼地望着他們。爲什麼他們要拿她開心呢？這些人都是她認爲老老實實，正正派派的，爲什麼他們要戲弄她呢？她在這間荒涼的屋子裏要做些什麼事情呢？而且她簡直就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

她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那就是指導員嘴裏正在計算着的東西：

「一馬車木板瓦，做窗格的板條，一扇門……一座舞台……一幅幕布……」

接着是伊昂·西庫的咯咯的笑聲：

「看吧，主席，你最好還是束緊你的褲帶吧！」

之後，他們跟她握了握手，拍拍她的肩膀走了。

他們去了。

現在，她獨自留在這裏，冷得發抖，迸抑着眼淚。這位文化館的女館長……

*

「安娜，你來了嗎？」她聽到彼得里亞在外面喚她。他沒有同大家一起進屋，而是在門口等着她，他靠着一棵粗短的蘋果樹，臉色陰沉沉的。他直等到大家離去。這以後，他又等着，直等到過了好大一會兒，肯定左近已經沒有別人了，他才帶着嚴厲的聲調粗聲粗氣地喊她。

「我就來！」

安娜用手絹角擦乾了眼淚，把登記簿放在披巾下面緊緊地挾着走出來，竭力想在黝黑的臉孔上露出一付笑容。她是高高的修長的身材，正當二十多歲的年齡……她的臉蛋並不美，但是她那對藍得像矢車菊般的眼睛，却渴切地注視着生活。

彼得里亞打量着她的亮晶晶的眼睛，看見她的眼眶裏含着淚水。他嘆了口氣，轉過身子，邁開大步，沿着那條泥濘的街道走回家去。

他的身材長得很高，舉止遲慢，臉色黑得異乎尋常。大體說來，他是一個身材結實的漂亮小伙子。他靜靜地走着，眼睛一直盯着地上。他在早年給那個專橫的村長獨眼龍納德·德拉格放羊和看牲口的時候，養成了這種緘默的習慣。那時候，他因為說了幾句孩子氣的閒話，曾經不祇一次受到了殘酷的鞭打。他可能是抱怨挨餓或是受凍……他從早年時代受到的鞭打和其他種種的折磨中，獲得了教訓：開口之前，要深思熟慮。

還是靜默地走着，他們轉眼就到了家門口。他們的家是一所用木板瓦蓋頂的小泥屋，這是他們在結婚之後，憑着去年一年辛勤的努力才蓋起來的；他們把屋子築在比較低窪的村杪頭的山坡上，在這裏，彼得里亞從一九四五年的土地改革中分得了半畝地。

那座小院子栽了蘋果樹李樹的花園，是一個熟練農人的手藝的標誌。這裏似乎一切都是井井有條的：在蓋着草屋頂的小小的牲口棚的後面，小心謹慎地堆積着糞料；靠近牲口棚的地方，是一小堆爲了怕淋雨而小心地堆起來的乾草；再過去是一堆這樣堆着的劈好的木柴；把細小的樹榦留作秋天時

候燒用，而把又粗又重的樹幹和樹根留到冬天的時候推出來燒鍋；近門的地方，又是一堆細柴枝，這是乾燥的樹枝，能馬上引起火來，把燒玉米粥的水立刻煮沸。

屋子裏是女人統治着的：牆壁像瑤瑯一樣閃閃發光，彷彿是昨天剛粉刷過，走廊的地面新近才塗過泥灰，後院裏，一隻小小的雞埕打掃得像堅果一樣乾淨。

他們穿過走道，跨進前屋，還是沒有說話。兩扇開向後院和街道的單格玻璃窗幾乎沒有什麼光綫透射進屋子來。這裏，秩序和整潔也給人一種親切的印象。說也奇怪，這間前屋竟鋪上了一層松木地板。由於用灰汁和刷子精心擦洗，而帶了一種淺黃的顏色和一層蠟也似的光澤。在一張年久發黑的、又高又窄的睡床和靠牆角放着的一張桌子之間的陰暗的地板上，鋪了一塊由安娜的巧手編織起來的羊毛地毯，上面交織着紅黃兩色的花朵。牆壁上覆着農家自織的布帷，在鐵爐的上方，一個四周圍着羊羣、吹着笛子的牧人，從一幅彩色的石印畫裏溫靜地向外面探望着。

所有這一切——地板，地毯，牆上的布帷——在一個外塞爾維尼亞低地的貧農家裏很少見到的東西，都給安娜創造出來了，也可以說是成爲她的勝利的果實了。往後，彼得里亞也就漸漸關心這些東西了。

女人蹲在爐子前面生火。接着，她去提水，把水放到爐子上去煮沸。她在屋子裏靈巧地、沒有一絲聲息地走來走去，手裏提着東西，彷彿是拿着鮮花一般地輕盈。在她的身體裏有一種像蘆葦或是熟透的麥田那樣的天生的優美，一種傳到她手上和永不停歇的指尖上的優美。作爲村裏的一個舞跳得最好的人，並沒有影響安娜在縫紉上和編織上賽過任何女人，她以作爲一個能幹的主婦而感到驕傲；

她能燒出一手可口的飯菜，她餛的雞又肥又能下蛋，她把李子晒乾，又在棚架上藏了幾瓶蕃茄汁和兩罐果子醬，以備不時之需。彼得里亞已經懂得怎樣以自己妻子的才幹引爲驕傲了。

在他的妻子跑來跑去準備做午飯的時候，有好一會兒，他望着她的動作。之後，他從床下抽出一束蘆葦，把地毯推向一邊，在地板上鋪了一塊粗布，靠着那扇黯淡的窗口在一張三腳檯子上坐下來，開始編結籃子。這一項手藝，是他在很久以前自己學會的，這原是在他替人家放牲口吃草感到寂寞的時候，用來消磨時間的玩意兒。現在，却變成有用的手藝了。冬天的時候，他每星期賣給合作社十隻到十五隻籃子或是門墊，能掙到一筆相當可觀的錢。安娜逢到有空的時候也給他幫忙。她還學會了編製草帽的手藝。當他已經編到一半的時候，他發覺自己完全編錯了，要拆散重編。他的心思從編籃子的活兒上遠遠的飛開去了，於是他停下手來，拳頭支着下頷沉思起來。

他想起了他們派她做文化館長，心裏就不自在。現在誰會來照顧他們的家呢？誰會來給他做飯呢？當然不是他自己！他知道安娜可是高興的。當她還是年青姑娘的時候，她就常常到她們卡辟尼斯村上的文化館去，她在合唱隊裏唱歌，在舞蹈隊裏跳舞。那時，他就愛看她唱歌和跳舞的樣子。但是那時，她還是一個姑娘呀。現在她可已經是一個婦道人家了。她已經有一個家和一個丈夫要她照料哩。

不，不！這當然是不合他的意的！他已經離不開她了，他要聽她在自己身邊鋤地的時候唱歌，他要看她捆束麥稈，接着突然伸直了身子，用手遮着眼睛，眺望着田野那邊，放聲歌唱；他愛着她在家里裏，在院子裏來去地工作，或是做着打掃和整理等等的家務，那時他的心靈感到寧靜，就因為她在那兒，傍着他，就因為她關心照料着他，像一個熱烈地愛戀着他的女人和一個患難相共的可靠的伴侶。遇

到他們一整天沒有見面的時候，他就會變得心神不定；一種想念她的渴望就會苦惱着他。他跑回家去，看見她在院子和屋子裏寧靜地來去的時候，他就寬慰地嘆一口氣，於是，坐在角落裏貪婪地看着她。

因為彼得里亞的生命，是在他第一次遇見安娜的時候開始的。結婚之前，彼得里亞是從一段漫長而苦痛的黑暗裏摸索過來，從一場可怕的夢魘裏，被恐懼的鐵爪撕裂着心肺，手脚捆綁得緊緊的，聲嘶力竭地摸索過來的。

他在卡辟尼斯的文化館裏遇見了她，他是和尼瑪村上別的小伙子和姑娘們一同去的。因為他漂亮的臉孔，他的非常的氣力，沉着的動作以及他那種遲緩而聰明的說話神氣，安娜愛上了他。一種神秘的感情激盪着她的心。她知道他是一個僱農，種着納德拉格的地，可是連一張契約都沒有訂過，因此他曾經把這件事情向人民委員會和工會提出請求解決。納德拉格像一條發瘋的公牛似的噴着氣，一隻獨眼恨得發紅，閃爍着怒光，却不得不從他的寬闊的皮腰帶裏掏出錢來，付給這個小伙子五年的工錢和其他十五個短工的欠款。之後，彼得里亞開始在卡辟尼斯的國營農場裏工作，安娜則是那裏的季節工作者。他們就是在那裏結婚的，後來才搬到他們在尼瑪村的自家裏。

可是現在，瞧……他們派她做女館長了。

從爐子上冒着熱氣的鐵罐和平底鍋裏，升起一股撲鼻的香味。安娜時時攪動着，嚐試着，臉上顯出專心一志的表情。

「安娜，你……」男人突然發覺自己竟說出話來，於是立刻打住了。

她沒有回答。她停了一會兒，接着又繼續做着她的細緻的工作。彼得里亞——像一個在迫近眉

睫的危險之下的人一樣——覺得女人的神經正在逐漸緊張着，現在她的外表的寧靜，就像在一陣眼淚之後來到的和解，那時候微笑掛在你的臉上，但是你的嘴唇還在搖動着，你的胸脯還因為抑住了抽噎而在起伏着。所以，他再也不敢說出他那煙霧般的恍惚的思想，害怕激起一種他感到潛伏在他頭上的可怕的陰影。他祇是凝視着她，連她衣服的褶襉的最細緻的嚙嚙聲也注意諦聽着，他的眼光變得愈來愈憂鬱，充滿了無言的悲哀。

忽然，他渴切地想聽她像往常那樣唱歌。這樣就會使他的工作變得輕鬆一些。但是她不唱歌。「爲什麼她不唱呢？」他覺得奇怪。

「來，幫我攪一攪玉米粥吧，」她突然脫口說道，抓住了他的手。

「我來幫你攪！」彼得里亞亞驚愕地低聲回答她，讓她拉着他的手走過去。

他快樂得像小孩子一樣，好像一切又同往常一樣，他會用強勁的手提起發燙的鐵罐，而她会跪在他的身邊攪動着玉米粥。

安娜也是想了好久才說出這句家常話來的，在這以前，她一直屏息着，不知道他會不會拒絕她。在學校裏舉行慶祝會的時候，她就已經注意到他在生氣，但是那時候她無暇顧及他的生氣。由於女人們具有那種像讀一本翻開的書一樣看透她們的愛人的心靈的本領，她甚至已經猜測到他的陰鬱的一部分原因，但是她還沒有探測到他的思想深處中去設法理解這些思想。那時，事情像一陣眩人的旋風似的紛至沓來，使她壓根兒忘記了私人的事情。即使在現在，雖然她已經冷靜了下來並且恢復了自制的力量，她還不知道怎樣把事情扭轉過來。

在她攪動玉米粥的時候，她什麼也沒有想。她感覺彼得里亞正在等待着她說些安慰的話語。她本來是樂於說這種話的，但是不知道怎樣開口。她想她好像手裏正拿着一團糾纏的毛綫球，翻來轉去總理不出個頭緒來。她站起來，擦去了額角上一顆顆小汗珠，含着笑容，微微喘氣地說：

「好了！」

他們坐下來靜靜地吃着午飯。他們的視線時而碰在一起，燃起一綫短暫的諒解的微光。

後來，他們坐在櫟子上，像往常在空閒的時候一樣，開始編織籃子。他們彷彿感到和平又重新回到了他們的家裏，憂愁已經消逝。「他已經好了，」安娜對自己說。「她不會再跑到那裏去了，」彼得里亞這樣想。

天色漸漸擦黑了，他們停止了編織。他們出去關上雞埕和牛圈，餵豬食，把明天的事情料理停當，明天彼得里亞要趕車到卡辟尼斯國營農場去載運馬鈴薯。

現在天氣又晴和起來了，但是風還是從山上吹來，帶來了一陣淡淡的雪花的氣息。

「但願不會帶來霜凍！」

「我想不會吧。現在還祇是十月，我們這兒不會這麼早就來霜凍的。」

「我也是這樣想。」

他們帶着燒火用的乾柴枝和秫秸走進屋子。現在天已經漆黑了，屋子裏的東西看不見了。在黑暗裏他們互相碰撞着，就擁抱起來。他們想笑，於是女人用她的日常的聲調說道：

「我要點燈了。」

「對，點燈吧。」男人回答說，他的心寧靜下來了。

安娜開始在燈光下讀報，這是郵差每星期給他們送來一次的報紙。她不慌不忙地柔聲讀着每一條新聞和文章，他傾聽着。曾經有一個時候，他不願意聽她讀報。他自己不能讀報，認為一個丈夫趕不上他的妻子是一種羞恥和屈辱。

他曾經皺着眉頭說：

「這有什麼用處？」

這樣的問題使安娜感到驚奇。接着她生氣起來，但是彼得里亞心裏想：「讓她生氣好了，一會兒就會過去的！」

但是她並沒有就此了事。幾天以後，她重新提起這件事情。彼得里亞又皺着眉頭說道：

「這有什麼用處呢？」

安娜深深地瞅了他一眼，接着她半閉着眼睛微微一笑，這種樣子使彼得里亞厭惡，因為她好像在嘲笑他。接着，她尖利地添了一句：

「我們應該讀報，把我們的腦筋提高一些。」

彼得里亞沒有立刻回答她。他內疚地想着：「瞧，這是你自討沒趣，你這個傻瓜！」於是他心裏感覺一種刺痛。他嘆了口氣，喃喃地說：

「你的腦筋用不着提高了！」

一連好幾天，他再沒有說別的話。安娜聽其自然，但是她的探索的眼光却盯着他。對於彼得里亞，

這種眼光不論是溫柔還是像刀片般的尖利，總像是要探進他心靈深處似的。

三個星期以後，安娜又談起報紙的事。直到現在，彼得里亞還不能說出當時他為什麼要發抖：那時他找到了另一個藉口對她說：「錢不夠用哪！」而她變了聲調說：

「我真想知道你是一個什麼樣的男人！」

這使他想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早晨，他勉強屈服了：

「好啦！你愛怎樣就怎樣吧！」

然而，漸漸地他已經習慣傾聽她高聲朗讀了。在祇有他們倆在一起的時候，他有時候喜愛她的明朗的心胸和聰明，甚至自己承認是以她爲驕傲的；但是當別人來聽她讀報的時候，他就不能忍受了。

他們還沒有讀完，大門敞開了，並且聽到外面的腳步聲，大門上一聲敲過之後，傳來瑪麗亞·賀杜白尖尖的聲音：

「喂，鄉親們！你們在家嗎？」

安娜走出去迎她。在親吻和吃吃的笑聲之後，緊接着就是滔滔不絕的談話。「那是話匣子瑪麗亞，彼得里亞微笑着想。她現在不論什麼時候都會衝進來，向他們提出一大堆問題，壓得他們透不過氣來。

「啊，天氣真冷呀，」瑪麗亞說，她打着寒戰，搓着兩手走進來。「冬天快來啦，可是我們還沒有把柴火拾回家來。我看你們過得真舒服呀。的確，你們是勤苦幹活的人。有什麼新聞嗎？你們可曾

聽見過那個從卡辟尼斯來的勃利斯珂依？他們把他關進監獄去了，他們做得很對。他應該得到這樣的下場。爲什麼他要把他那一份應該繳出來的糧食藏起來呢？如果他存糧多，他應當多繳。你們沒有聽說他們在卡辟尼斯要建立集體農莊嗎？你們覺得怎麼樣呢？人家都說這是件好事情。我也是這麼說。可是我那個伊昂却說：「等着瞧吧。忙什麼呢？」」

同時，她一點也沒有放慢她喋喋不休的談話，就在一張櫈子上坐了下來，背向着火爐，依舊搓着手掌。

她是一個矮小的、黝黑的女人，性情活潑，眼睛靈快。幾個月以前，她嫁給了伊昂·賀杜白，這一帶的最優秀的一個舞蹈家。目前他們同賀杜白的父母一起住在杜馬·賀杜白的一間泥屋裏，杜馬是十個男孩和一個女孩的父親。瑪麗亞竭力設法替他老人家解憂，並且同家裏所有的人都相處得很好，甚至和她那位可怕的婆婆也處得很好，這位婆婆在管理家務上同她是棋逢敵手，可是在喜愛閒談上却比她更勝一籌。

「伊昂怎麼樣？他也上這兒來嗎？」當瑪麗亞停口下來喘氣的時候，安娜問道。

「他馬上就會來的。你知道他獨自一個人是耽不長久的。他就是害怕有人會把我偷走。哈哈，唔，親愛的安娜，你不知道我有多麼高興，他們派你做了文化館長。」

彼得里亞好像是給一根刺扎了一下似的嚇了一跳，有好一會兒，他不知道周圍在說些什麼。

「……我們將來也會有許多集會，像他們在卡辟尼斯一樣。我們要唱歌，演戲。我的伊昂說，他願意指導舞蹈隊，他要教他們轉得像陀螺一樣，賽過所有別的舞蹈隊。……」

安娜靜靜地傾聽着她的鄰人的話，她的眼睛熠熠發光，暫時忘記了那邊山上的一座雨水侵蝕、毫無設備的、搖搖欲墜的小茅屋——忘記了她的眼淚和創痛，忘記了坐在那兒的彼得里亞，和他的眼睛裏不快的神色。

不久，沙符·馬卡維和他的瑪麗亞也來了。他們是沒有孩子的老年人，不喜歡長久寂寞地就在家裏。在星期日下午沒有事情做的時候，像別的鄰居一樣，到彼得里亞家裏來聽最近的新聞，已經成了他們的習慣。尼瑪村的鄉親們，生長在這條長年被雨水冲刷的、五穀歉收的泥濘的山坡上，花一個銅子也得在手心裏掂上十下，才下定決心把它用掉，而碰到他們要買一張報紙的時候，他們往往是不願意花一個銅子的；但是他們決不願意和世界隔絕，尤其是自從最近五六年來，他們發現世界上發生的一切跟他們也是有密切關係的，正好像他們自己的花園是世界利益中心那樣。這就說明了爲什麼他們從郵差康德拉脫那裏聽到彼得里亞·努古像女教師或國營農場主席一樣，也訂了報紙以後，對他表示敬意，並且開始拜訪他，向他探聽世界上發生着什麼事情。

和他們一起來的還有伊昂·賀杜白，一個身材修長的青年，他的鎮靜的步伐顯示出他完全是一個獨立自主的人。當他瞥見他的妻子在別的女人中間閒談着的時候，他那張被風吹得粗糙而又乾燥的瘦臉樂開了。他說了一聲『大家好』，接着，沒有什麼明顯的原因就粗聲大笑起來，走到男人們的一堆裏，在彼得里亞旁邊坐下來。他們是部隊裏的戰友。他們同樣是沉默寡言、舉止遲慢的人，也同樣慣於傾聽別人說話而自己保持緘默的人。

瑪麗亞的興高采烈的心情很快就感染了每一個人。他們都爲安娜所獲得的光榮而祝賀，並且開

始談論他們今後會在文化館裏見聞到的種種有趣的事情。

『是呀，建立文化館是一個好消息，』沙符·馬卡維用一種莊嚴的聲調說道。『這就是說我們將來可以看到演戲，唱歌和跳舞。在卡辟尼斯他們還有一架無線電收音機。電影放映隊也上他們那兒去了好幾次了。他們也會上我們這兒來放映的，並且我們也會有一架收音機的。我們就能在這兒聽到布加勒斯特的聰明而有學問的人的講話。多好的事兒！呀，世界上有多少好的東西，可是我們一點也不知道。』

『唔，我們上那間破泥屋子那兒去就會知道這一切……』彼得里亞從角落裏陰沉地插口說。

『我們會那樣的，』馬卡維粗魯地回駁道，向彼得里亞嚴厲地瞅了一下，因為他的話被人懷疑而表示懊惱和驚奇。於是在灰色的鬍鬚下面狡猾地微笑着接下去說：『那是一定能這樣做到的，如果我們願意加一把勁來幹的話。』

『當然我們要加一把勁來幹的，』安娜低低地說，竭力想把她那些因為她丈夫插嘴而扯開的思想集中起來。『我們一定要盡力把它搞好。』

她把身子轉向彼得里亞，她那雙藍色的眼睛似乎在苦痛地說：『彼得里亞，你怎麼啦？你難道不願意我們努力做一件好的事情嗎？』彼得里亞彷彿懂得她這種無言的詰問，因為他皺起了眉尖，並且他的嘴唇也發抖起來。但是安娜知道他是在回答：『不，不，一百個不願意！』但是別人一點也沒有發覺他們兩個人互相射出的像箭般的眼光。

瑪麗亞口若懸河已經說得喘不過氣來了：